

# 白首盟約五十年(下)

梁黎劍虹

## 倉惶辭京淚洒山河

爲了保持國家元氣，政府決定遷都四川重慶。有一天寒操回家告訴我：

「我們兩人明日一早與孫院長先乘汽車到蕪湖，在蕪湖再乘飛機飛漢口。」

這突然而來的消息，使我驚惶失措，心亂如麻，我立刻想到的，就是那許多傷兵如何是好？在哀傷激動的情緒中，我驅車依次到各傷兵醫院，到達各醫院時，起初仍能強顏歡笑，問他們好？說着，看着他們，想到未來，就不禁悲從中來，先是流下淚就趕快背轉身擦掉，後來終於忍不住痛哭失聲，他們都奇怪地望着我，有些不禁問我有什麼難過的事。我祇好回答說：「我當然很難過，我一路從各醫院走來，看見你們爲國受苦受難，而國家却因爲倉卒間決定抗戰，各事都準備不及，就如醫藥與救護人員，都甚爲缺乏，至使你們得不到良好的照顧多受痛苦。老百姓也同樣必定要受到無限災難多受痛苦：家破人亡，流離顛苦，我越想越難過越恨日本鬼子。我早就想痛哭一場了，你們就讓我好好地哭一下好了。」

那天回家時已很晚，人也累得像虛脫了一樣，倒在床上再也爬不起來，可是眼淚却像還未流

完，國仇家恨，真是當到椎心泣血的痛楚。

第二天一早醒來，想到立刻就要空手地離開這辛苦經營的甜蜜的家就無限地留戀，勉強支持起床，樓上樓下地走一週，簡直是臨別依依，無限酸楚！

全屋不論一草、一木、一椅一凳都有紀念的價值，而所乘的又是小小的一架小飛機。而當時能够有飛機可乘，已算是十萬分幸運的了，爲什麼還會感到不滿足，於是懷着知足有愧的心情，痛楚地踏上汽車離開了住了三年多的家。

到了蕪湖，住在一個外國醫生的家裡，本來預備第二天就有飛機從漢口飛來接，誰知一連住了兩天，飛機却因天氣太壞，無法起飛，被困在蕪湖，第三天南京撤退高級官員的最後一隻船祇有靠岸接我們上船了。船上全是熟悉的顯要人物，很明顯大家都遭到同一「掃地出門」的命運，但都沒有沮喪。

因爲大家都十分清楚有太多太多的老百姓，比我們受更大的災難，我們已是比他們幸運得多的人上人了，我們真應該感到愧對了老百姓。

## 江船話舊三湘留痕

船行中，大家同處在一個大倉中談天。其中

有好幾位好開玩笑的朋友發現我在船上，立刻就想到抗戰前不久立法院通過一條男女不平等的法律：「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徒刑若干年。」（我不記得是幾年了）通過後南京婦女界認爲這樣單面處罰，歧視女權十分憤怒，日日集會討論如何反對、抗議、請願等等運動，我當然是其中最出力者之一員。最後總算中央發回立法院重新討論，改爲「有配偶與人通姦者處徒刑若干年。」因此船上人員大家起鬨說：「你們女人在爭通姦權。」我孤掌難鳴，祇有裝聽不見，置之不理。船行一天一夜安抵漢口，上岸後孫先生和我夫婦倆乘汽車直赴租界的一家德明大飯店住。那時漢口也充滿戰時緊張氣氛，軍事方面也十分吃緊，幾天後黨國方面決定寒操暫時留在漢口，他囑我先與立法院同仁留湖南長沙等他，我不肯，我也要留在漢口做抗戰工作，他十分不贊成，因爲戰局不穩定，大家都沒有把握會如何演變，如果我留在漢口，徒然增加他後顧之憂，而且我在漢口人地生疏，做起工作來，一定有許多的不便，祇有事倍功半而已！倒不如我去長沙和立法院同事在一起有個照顧，同樣地也可以往傷兵醫院服務，我終於同意了。

立法院早已在長沙租下一座大房子，寒操和

我住二樓，他送我到長沙祇住了一天，就立刻趕回漢口和其他政府人員共商大計。我在長沙仍往傷兵處服務，代他們寫信，陪他們聊天，買點吃的和用的送給他們，我和他們的感情非常好，記得有位傷兵對我說：「我真希望能送你一點東西作紀念品，」以表示他感謝我的心意，可是他們那有東西可以送我呢？我說：「謝謝你，你有這心意我就十分高興了，千萬不要費心去想這件事！」過了幾天他不知從何處得來了一雙男人的新襪子一定要送給我，我真不知要抑或不要，我想還是收下的好，下次我去買一些男人的用品送給他們就是了。

當時長沙的傷兵不多，我比較空閒，在抗戰緊張時期感到空閒，那真不是味道，我難過極了，恨不得再回南京去照顧傷兵，我甚至十分懊悔我不應該離開南京那樣早。更從我由漢口到長沙車站擁擠的情形，而聯想到各地的交通，對逃難的老百姓們會是多麼大的流離災難痛苦！而自己仍是這樣舒適，心中實在感覺不安，我時時在想我該怎樣才能分擔一點他她們的痛苦呢？我就向職員和衛兵們說：我們是最幸運的一羣人了，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還有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正在受着戰爭給與他們的災難；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受飢挨凍，所以我要求你們，如遇到有逃難的人們，一定要盡心盡力地幫助他們！和通知我！

### 金陵失陷日寇屠城

有一天，我們大家正在午飯，有一位男士匆匆到訪。我也不知他是那位職員的朋友，他說南京被日軍佔領後進行大屠殺屠城，我聽到了心中

像被打了一槍地疼痛，呆了一分鐘，便淚如泉湧地流下來，祇有放下碗筷，急急地跑上樓，上樓後伏在書桌上痛哭，我傷心日本軍居然如此沒有人性！殘暴到這種地步，我担心那許多傷兵到底能撤出多少？無辜的老百姓又遭到怎樣慘痛的局面！越想越傷心，忽然聽到有人上樓聲，抬頭一看是一位在南京幫我籌建幼稚園的工程師，他看我滿臉淚痕，驚惶失措地問：

「發生了什麼事？我見妳伏在桌上，我還以為你睡着了。」我伏回桌上喃喃地說：「南京……南京……被日本軍……屠城了，日本人太沒有人性……太殘忍可恨了。」

「不要太難過，太傷心，對身體有害的，這是戰爭，殺人在所難免，不過日本鬼子如此殘暴，我們將永誌不忘。」

等到寒操由漢口奉命回長沙，政府把立法院遷至四川，我們才收拾啓程赴重慶。

一個早晨，立法院的所有車輛人員，一齊浩浩蕩蕩地乘汽車直赴重慶，爬山、過河，雖然長途跋涉，却因為是一院的首長，沿途有的是侍候人員，所經地方有地方官員和朋友熱烈歡迎，實在沒有實際受到任何流亡之苦。

經過一段長途旅程，總算安抵四川境界。一入四川境內，使人贊嘆的是土地肥沃，沿途所經之處，簡直見不到一點土地沒有種植東西，甚至在一塊大石上也鋪上泥巴，種上該種的什物。重慶是一個山城，房子多半建築在山上。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個防空理想的都市。

### 定居重慶救助難童

一到重慶，辦事人員先安排我夫婦住了一天旅館，然後在城裏找到一間教會外國人住宅的套房，每月租金八十元，那時的重慶生活程度很低，女傭工資每月祇要三元，教職員每月薪金亦祇卅元而已。八十元一月的房租，實在算是很貴的了，不久辦事人又在上清寺范莊前面租了一所很大很漂亮的三層樓洋房每月租金竟至五百元，我嚇了一跳，拒絕居住，辦事人員想必是怕再去找麻煩，極力勸我，我却說：「在這國難抗戰期中，我們怎能住這樣奢侈的房子。」他們無法就說：這算是租與孫科院長和梁祕書長合住的，我才沒有話可說，其實當時孫院長出使俄國，寒操仍在漢口，全幢大廈祇我一個人住罷了，那場面真使我不安之極，有衛兵、有男工、女傭、廚子，我祇能住一層，上下兩層空着沒有人住，出入是最名貴的標城汽車，因此等到我辦了教養院後我就索性住到教養院的古老破廟裏，無電、無水，和孩子吃同樣的二元半一月的伙食，從教養院回家要步行卅五里，約三小時，祇有這樣我心中才好過些。

當我們到重慶時，四川正災後不久，市內充滿了流為乞丐的災童，他們偷、搶都來，我們是冬天抵達重慶的，有一個晚上，我從外散步回家，路邊坐着一個光身沒有衣服穿的流浪孩子在哀號着，我看見了真是說不出的難過。我身上又沒有可以脫下給他的衣服，給他錢也不能立刻使他溫暖，我不忍多看，祇有急步回家，那晚又是特別的寒冷，到家後，我不覺也感到全身發冷！我徘徊室中，十分不安，寒操看着我，十分奇怪，忍

不住問我：

「妳到底有什麼心事？看你那樣不安的樣子。」

「你不知道我今晚在街上看到一個沒有衣服穿，光身的小叫化子，多可憐！冷到發抖。」

「據我對妳的了解，妳又要爲這件事好好想辦法了！」

「對！對！知妻莫若夫，我正要和你商量呢，你一向交遊遍天下，那麼，在重慶，你有沒有熱心而有實力的朋友呢？」

「應該有的，其實四川財主不少，有財力而熱心的也應該有，等我好好的想出幾個來……如范紹曾、楊森、王纘緒、王陵基等之外，還有川鹽銀行馬經理、民生公司盧經理這兩位都可以算是熱心人士。」

「好極了，明天你就陪我去拜訪他們，或者你寫個介紹片或信給我去見他們也成。總之，要快！」我接着又說：

「第一，我要求他們借給我一個大房子，舊的、爛的都成，然後計劃設備費、伙食費等需要多少錢，人力方面，我們可以暫時請求各種熱心社會服務人士來義務服務工作，立法院的職員到了後方，也比較清閒，就可以鼓勵他她們出來作點有意義的工作。」

我興奮得手舞足蹈地高談闊論，他十分感動地看著我，走到我身邊，親暱地拍拍我的肩頭鼓勵我說：

「你真是一個十分了不起，而且極具愛心的好人，我真以你爲榮。」

「因爲我是你教出來的好學生，對不對？」我高興地站起來倒一杯茶給他說：

「我真開心終於讓我們想出辦法來了。」

「那末，我們可以上床睡了罷？明天看起來你還要辛苦地奔走一天呢！」

### 馬王場兒童教養院

就這樣，我急急忙忙地開始進行，先在城裏找到一間舊大屋，以我的熱心真誠說動他們捐給我暫時借用，先將孩子們集合在一起，再籌款買點應用品及冬衣給孩子們穿，並約同幾個立法院同事出來幫我照顧孩子，計算出每個孩子每個月的伙食費祇要兩元半就夠了，於是發個消息，籲請社會人士共襄善舉，認養的認養，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於是在最短時間就有很好的成績，在那個嚴冬內我總算完成了一個心願，養了四十個流浪無依無靠的流浪兒童，團聚在一起過個溫暖的冬天。暫定名爲育幼所，我好高興！愉快！

等安定下來，我想，育幼所設在市內不大合適，空間太小，孩子們無法活動，我又和寒操商量，請他幫我派人到處打聽郊外有沒有寺廟可用，很運氣，打聽到離重慶市卅里遠的馬王場有一座大廟，可惜已爲軍隊佔用了，我知道後，立刻親自出馬拜訪該駐軍，我帶了些慰勞品去拜訪該首長，婉轉將一切情形及來意說明，請他幫助我！成全我！另找營房，將該廟讓給我，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他們很慷慨就答應了，並且很快就通知我接收，更自動幫我打掃清潔，和修整房屋等等。搬入馬王場後，我立刻找着廟前面的地主

，向他租下廟前的田地，叫孩子們大家動手將地弄平，築了一個很大的操場，請個教官用軍事方式來訓練他們，等各處修建完成後，大量招收兒童，多達二百多個，也添教職員，並請專門人員教他們演話劇，譬如藍天虹先生就幫過我一段時期。那時我將院名正式改爲重慶兒童教養院。

自從教養院搬入馬王場古廟裏，我即放棄了我在上清寺最漂亮最舒適的家，搬到教養院住，一方面是我與院方的教職員、兒童們生活在一起可以使教職員被我感化而能多給孩子們一些愛心，同樣地也可以使孩子們感覺到對他們愛心的真誠。更大的主要原因表示我不願在全國人民都在苦難中，獨有如此奢侈豪華的享受。

在教養院裏，沒有電，和一切物質上的缺乏都沒有太大問題，最嚴重的是「水」，教養院裏有二百多人，而祇有靠大門外一點點從山上流下的水，和大門前水田內的水過日子，水田中的水當然很髒，洗身時祇好囑佣人替我糞滾一壺開水放在我睡房中，等它稍冷了後，我蹲在一個大木盆中，用小臉盆盛水，將毛巾浸下弄濕了，搽上肥皂搽全身一遍，然後再用濕毛巾慢慢將肥皂搽乾淨，這就算洗了澡了。記得在南京「推仔樓」時，不管春、夏、秋、冬，都要佣人放一大盆水每天洗澡。我記得寒操曾對我說：

「妳養成這種習慣，等妳萬一到了一個缺水的地方，看你怎樣過日子？」我總是笑着回答他：「你放心好了，我自信我有適應環境的能力。」

到我辦教養院時期，我也請他到教養院參觀

和向兒童訓話過一次，他看到我在院中的實際生活情形，對我寧願放棄家中舒適的生活，和孩子們一起過那種無電無水，兩元半一月的伙食刻苦日子，他也有無限的欣慰。那一次他不禁對我說：

「妳給人們的印象是：嬌貴享受，任性的貴夫人，誰也不會想到妳竟是這樣刻苦、耐勞的另種全然不同的人，你有令人想像不到的愛心，和犧牲精神，連我也認為你真是了不起。」

「沒有什麼了不起，其實我堅守一個原則：當我做什麼時我就要用盡全心和全力把我做的事做好就是了，或者這就是所謂『敬業精神』罷。」

### 教流浪兒有家可歸

最奇怪的是，我其實是很怕那些流浪兒童的，因為他們都是：偷、搶、騙的壞孩子，在我已經收養了他們後的一天，我乘車到會家岩看一個朋友，汽車不能直達門前，我下車步行一段小巷，那已是黃昏很暗的時候，忽然有個流浪兒童——小叫化子跟着我，我心一慌，就用跑步似的步往前走，走不到幾步，我自己忽然好笑起来，我為什麼要怕他，我不是正辛辛苦苦地收養他們嗎？我立刻停下來看着他說：

「你願不願意跟我回去？我那裏有很多和你一樣的小朋友呢。」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陣子，最後他點頭，我說：

「那你願意了，跟我回去罷！」那晚我帶他回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步行帶他回教養院。人，就是如此奇怪，我自己仔細分析：大概我潛意識是怕這種偷、搶、騙的壞孩子，但當我看見他們那種飢寒交迫，無父無母時，我的愛心就遠超過

怕他們的心了。還有一件我因愛心而未會想到過的事，他們可能也有被不良份子背後操縱着賺錢的。因為有一次發生了院童跟新來兒童逃走的事。那次當教職員來報告時，我禁不住十分難過和傷心，下令集合訓話，當我走到他們面前時，我一陣痛心，先流下淚來，我說：

「老師報告我有孩子跟新來的孩子逃走了的消息，我不能相信，我很傷心雖然你們還是孩子，但孩子也是『人』，『人』所以不同於禽獸的，就是能分別善、惡、好、壞，你們總應該知道我為什麼要辛辛苦苦，待你們像自己的子女一樣，是希望將你們教養成一個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好人，有貢獻的好人，那我的犧牲才有價值，不料你們居然還會逃走，不去學好，你們知道這會使我多麼傷心和失望。」說着，說着，說不下去，哭出聲來，孩子們，教職員們都一齊哭起來了。我就說：

「好了，現在既然已發生了，從此以後我們大家都要記着這是一個恥辱，孩子們都要立下決心，好好的做一個有用的好人！今日的事件永不准再發生！早飯後，選兩個比較熟悉城裏情形的孩子跟我到城裏把他們找回來！」

初抵重慶時期，因離戰區很遠，慰勞工作不多，所以我辦教養院時即聘請一位很能幹的幹事楊連英幫忙辦理婦女會的會務，自己盡量將大部份的時間住在教養院，如果有重要事件即通知我家裏派李副官到院通知我，有一兩次蔣夫人召開臨時會議，家裏就派李副官騎馬通知我，李副官他很聰明就多雇一匹馬帶到教養院給我，我就騎

馬回重慶市，如此亦十分方便。

我對兒童的教養方法是要協助訓練他們出院後能在社會上獨立謀生，除正規的國文等的功課外，我注意他們的人格修養、做人道理、謀生技能；如理髮、木工、做小生意、珠算、記帳等等。日常生活，是軍事教練管理，請專門人材教他們演抗戰話劇。我們院裏的話劇隊常到鄰村附近演出，有一晚演完已十點鐘了，回院時竟迷了路，在黑漆一片的鄉下路上走來走去都找不到回院的路真急人。

### 練習打靶雨夜驚魂

我一向喜歡做社會工作，對公共福利更有興趣，因此對於附近的鄰里鄉人和駐軍都相處得十分融洽，地方駐軍自動幫我們院裏室內外大掃除工作，打靶時也特別到院來請我一起參加練習，可是頭一次却把我的肩頭打得非常疼痛，因為我在南京打槍是用左輪，在軍隊的打靶却是伏在地上用來福槍，來福槍打出子彈時往後回力一彈使人十分疼痛，但我總是硬着頭皮繼續打下去。

我的臥室在院內最後一座，睡房靠外的牆是很厚的泥牆，牆外是一高山壩，用長方大石塊壘成壩。有一天晚上整夜下着傾盆大雨，我睡到半夜被一巨響驚醒，房子一片黑漆，舉手不見五指，我摸着火柴點着了燈，發現房間地上盡濕，前面的職員已聞聲趕到了，到我房內一看，原來離開我的睡床約三尺的泥牆被屋外石壩垮下來打穿了一個大洞，大石塊都滾入我房中若干塊了。如果再厲害一些可能把我的泥牆全部推倒，而我非壓死不可，就算我房的泥牆不被打倒，如果那些

大石塊附近我床的話，我也被大石塊打死無疑，大家同聲說：「院長命大福大，好人有好報而逃過這場災難。」

那時院中每晨五時全體到操場升旗，有樂隊、喇叭手、鼓手都是孩子們自己担任，一切都按儀式隆重舉行。我每晨四時半就醒來起床梳洗，準時到操場，這習慣以後一直到現在我都無法改變，升旗後早餐，早餐後即由每班導師帶着孩子們上課或其他各種活動。

### 「五三」大轟炸的火海

「五三」這名詞，在當時的陪都重慶是相當重大的一次空襲事件。

在兒童教養院一切都上了軌道後的某一天，我想我有十天八天沒有回家看看了，午飯後就準備了一個人步行回重慶。那是廿八年，五月三日下午約三時半，我剛踏入重慶市區，日本飛機第一次空襲重慶的警報就響了，我隨便躲入沿馬路的一個山洞裏，可是過了很久很久都沒有消息，大家都不耐煩了，而且居民是第一次空襲也不清楚是什麼一個程序，很多人也走了，我也跟着大家走了不理。時已近黃昏，我忽然想到入城內看望一個朋友，朋友住在城內人煙最密的地區，我剛走到巷口未入大門，就聽警報響聲，立刻就有炸彈落着下來，我祇有急步走入別人家裏躲在桌下，樓上倒塌聲，牆灰，煙灰散滿了週圍，我從桌下走出來看看煙霧四處，幸虧門外一塊高大的泥牆沒有倒下，萬一倒下我就被活埋，驚魂甫定立刻往回家路走，可是街外已火光處處，天色已

全黑，我在路上不知該往那方走？往東面又正衝出無數逃難人來，往南也同樣該方向內衝出無數人來，我簡直分不清東、西、南、北，反正四處火光冲天，重慶是山城，所有的住屋均是以竹、木搭蓋而成，而因山形的關係，屋屋地簡直沒有距離，我心想這次一定葬身火海中了，迷迷糊糊，無所適從地走着，走着，也不知是如何地，忽然覺到前面比較空曠，入立刻清醒了起來，一看，萬分欣喜，原來我已走到江邊的大馬路了，總算逃出火海，真想跪下來拜拜天地感謝走出火海的大恩！這馬路正是我家兩路口的山下馬路，趕緊爬上坡，一到兩路口馬路上就聽到有人呼我：「太太！太太！你終於出來了。」我一望是李副官，我奇怪他怎會站在路口等我，我說：

「你站在路口做什麼？」

「我想太太妳今天一定回家，結果空襲後，城裏又大火我就怕太太妳到了城裏出不來，急得沒有辦法祇有站在路口呆等。」他很開心笑着訴說。我心裏很感動。

「你真好，謝謝你！」我對他說。

好一幕火海驚魂，這就是有名的「五三」重慶大空炸，我有幸逢逢其盛。

### 賑委會接辦教養院

大概在我辦教養院三年多之後，賑濟委員會忽然也想辦同樣的教養院了，我聞之大喜，因為我已支持得精疲力竭。可變賣的東西都賣光了，我立刻前去見許世英委員長，請求他將教養院接收過去，他原則上同意接收，但條件是要我繼續做院長，我十分為難，我實在太疲倦了，瘦到祇

剩下六七十磅多，然而為了能將重責移交政府，祇好勉強支持下去。移交政府後，經費方面雖然有固定，麻煩却增加不少，如各種官式手續，交辦下來，我的總務老是不能如期辦妥，總務是在開辦時向立法院借用的，義務盡職了這些年，真不好意思過份的催趕，這就使我加倍焦急不安，無法祇有再次辭職。

自歸併賑委會後，院長的薪俸每月是玖拾元，以當時的情形來說，待遇算高的了，可是我吩咐總務給我全部交給孩子們作加菜金，我不賠錢就已够輕鬆不少。賑委會將我的教養院加上「第二」兩個字就是「重慶第二兒童教養院」。從此賑委會在重慶市收容到那些流浪兒童再由他們負責分派，送到我院裏的往往是些最醜、最髒、爛手、爛頭的，老是如此，我心中不免十分奇怪，後來不記得是誰告訴我：他們主管分派的人說：「黎劍虹這樣漂亮，分些最醜的給他。」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後來我真覺得自己身心交瘁，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時期，同時我十分惦念自己寄住在香港陳策將軍家的兩個兒女。考慮再三，終於下定決心，寫好辭呈文放在許世英委員長的桌上。同時準備搭機前往香港。

但當孩子們知道我決定辭職，從那消息傳出後，院中就變成殯儀館似的，哭聲不絕於耳，孩子們哭，教職員哭，我自己也哭，常常出現哭成一團的場面。當我哭累了，到處走走看看週圍時，有些孩子就獻上他們的書信，那種依戀，借別的詞句，我看了又忍不住流淚，圍着我的大眾也跟着流淚，如此一直鬧到我該上機的當天早晨，

我偷偷地溜出院門給孩子發現了，立刻峰擁而跟着後面，真是使我毫無辦法，我請教職員們阻止也不生效力，祇好讓他們限到重慶市珊瑚壩機場，我家裏的人也到了機場等我，那天正遇着蔣夫人也乘機，這樣總算將臨別傷痛的場面沖淡了些，很多孩子都走到蔣夫人面前謁見蔣夫人，蔣夫人在戰時也是從事救護、教養兒童的工作，所以蔣夫人見到孩子們也十分高興，還和他們合照相片。

最後我上機了，他們仍然是傷心地流着淚，我也含着淚囑咐他們乖乖地，好好地做一個有用的好人！

當飛機冉冉上昇時，我像放下重担地靠在坐椅上嘆了長長一口氣，我在這三年多所過的艱巨的生活當然很辛苦，但我很滿意，我滿意我有機會為社會為國家盡了棉薄之力做了一些我應該做和我能够做的事。

### 赴港接兒女的妙事

坐在飛機上，立刻想到自己的兩個兒女，離別了三年多了，十分惦念着他們在港寄住友人家的生活情形，真幸虧我全部時間都為抗戰，為教養別人的兒童忙碌着，才免去不少思念他她們的痛苦。

到了香港，才知陳策全家連我兩個兒女和佣人都住在澳門，於是我立刻乘船過澳門，到達澳門，我的兒女已經睡熟了，沒有叫醒她他們我就也上床睡了。第二天一早，兒女兩人醒來時看見床上的我，那種懷疑不敢相信的表情，現在想起來仍覺可笑和感慨，我們整整分離了三年多了，相

隔何止千里，一旦夢中醒來，母親居然就在眼前，那不是他們平時聽的神仙故事嗎？

幾天後，陳家又遷回香港九龍太子道居住，那時寒操的同母大妹子也住香港羅便臣道，地方雖然祇有大房一間，我也寧願大家一同擠在一起，在房間裏擺上幾張帆布床，同孩子住在一起。

帶孩子到港的女佣人，原本就是在我家的老佣人；可是她却有很壞的記錄，決不是一個誠實的人，當她初到我家幫佣時，我剛結婚，我天生是個怕煩麻，怕斤斤計較的人，她知道我的弱點，就利用當時一元大洋是兌十二角子的，她就試着告訴我一元大洋兌十毫角子，我當時並沒有發覺她就老實不客氣地一直等下去，直至大概至少兩年以後的一天政府公佈大洋一元兌角子十個時，我才如夢初醒大吃一驚，追問她，她支支吾吾應付了我一陣，我覺得既然事情都過去了，追也追不回來，也就算了，雖然每日開支為數不少，誰叫我自己笨呢。

因為有這種經驗，這次陪孩子在港三年多，更可以大敲一筆了，於是她終於開出一張驚人的賬單給我，像十日一條牙膏，五日一條毛巾，每日一斤豬肝，兩日五斤牛肉，再如買了多少件內衣，外衣、鞋襪，和其他各種應有盡有的日用品，簡直像自己在港開家，而不像住在友人家裏，當然她知道我不會去問陳太太，也決不會賴賬不給她的，她知道我怕煩，一定立刻就還給她。她沒有估計錯，我立刻就忍痛還她，當然我也念她替我照顧孩子三年多的日子。

我一生待人願意盡量寬厚，別人佔了我的便

宜，我可以不去計較，以寬厚待人，但我却十分不願意別人因此而把我當笨人，這樣一來使我心煩不高興，決定立刻將兩個兒女帶回重慶。

### 寒操響應從軍運動

回到重慶，抗戰仍是在十分艱苦熱烈的最後關頭，蔣委員長（先總統蔣公）於民三十三年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寒操正是宣傳部長，他率先領導簽名從軍，因此全國青年風起雲湧般也跟着熱烈地響應從軍，廣播、報章都十分熱烈地鼓吹着加以宣揚，抗戰精神又得再次提高，那一天中午寒操回家吃午飯，臉上表現出特別興奮，喜氣洋洋地，我一見他，他也拉着我的手說：

「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我響應了蔣委員長號召的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我第一個帶頭簽名從軍，然後我還囑咐所有屬於的宣傳部機構，好好的將這運動的宣傳工作做好，因為這是對抗戰十分重要的一件大事。」

「很好，抗戰了這樣多年了，是需要好好的加油打氣，才能免去『功敗垂成』的危機，委員長真是一個英明了不起的領袖，而你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好官員，好國民，我一定盡力地支持你，使你出征後無後顧之憂。」

「你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子，更是一個最明大義的好太太，今天我回家就是要和你好好地商量我出征後你和兒女的問題。」

「你盡可以放心，祇要你在出征前最好將你在各地朋友的地址告訴我，你可以請一個職員抄一本地址簿給我，就成了，其餘的我就會見機行事，我會凡事預先打算的，你在外也千萬注意身

體多加保重！」我們兩人好像他立刻出征似地談論着一切。

以後我每天都像在行裝待發的心情下等待着，直等到有一天他回家來時向我說：

「青年軍已整編好了，他們很客氣說我地位不同，且年齡算起來也覺大了一點，於是決定我祇負責在精神上，思想上充實和指導的責任，如演講、授課等，不必編入正式隊伍，以免大才小用。」

「那你算是軍隊裏面的文官罷了。」他笑着點頭：

「正是，夫人。」我笑着打他：「你也跟着我學會了說俏皮話。」

### 疏散到北碚的生活

將兒子伏龍，女兒鳳雛由港帶回重慶後，重慶却經多次大轟炸！五三、五四大轟炸，大燧道大轟炸等慘案，以及七天七夜連續不斷大轟炸後，大家都成了驚弓之鳥，於是政府鼓勵人民疏散到郊外居住，寒操因為兒女回來了，也在北碚買下一幢平房，和林語堂、陳逸凡等同在一起，立法院則疏散到獨石橋，孫科夫婦就住在獨石橋鄉下的山上，日本飛機依然經常空炸，我們北碚的房子就原是重慶式的竹、泥巴木條的簡陋房子，除了在一次空襲中震壞了一部份外，我的睡房的天花板也搖搖欲墜，當時也顧不了。誰知第三天的早上，我先醒了但仍睡在床上，大女兒睡在我身旁床上未醒，我望着天花板，忽然聽到細微的響聲，我立刻坐起來正預備叫醒女兒，可是天花板已全部跌下來了，真嚇得我魂不附體，幸好那

天花板是泥巴和細竹條糊上的，跌下來時又有蚊帳擋了一下，大家都毫無損傷，就連擺在房裏的玻璃杯都沒有破壞，但也由此可見當時重慶的房屋建築的實情。

孩子們回來了，不能不讀書，北碚沒有好的中學，山洞也是疏散區，却有較好的學校，正好我的朋友謝作民太太住在山洞，我就和她商量，等下學期開始我將孩子寄住她家裏就讀，等孩子習慣了學校的環境，再搬入學校寄宿。

### 張治中親自來挖角

在北碚寓所的一個早上約十一點，新任政治部部长張治中先生到訪，我們接待入屋坐下，張部長就說：「今日拜訪，正合了『無事不登三寶殿』這句話了，我是有重要任務奉商，先此聲明，不達目的，決不空手而回，務請記着了。」張治中為人一向好開玩笑，我並不在意。

「有事請直說！不必客氣！」寒操笑着回答。

「嫂夫人請坐！妳雖然住在鄉村，然而一點鄉氣都沒有，依然摩登兼漂亮！」他總是喜歡說俏皮話。

「真謝謝你！說老實話，其實我已經成了鄉下黃臉婆！」

「說正經的，我今天來特別恭請寒操兄出任政治部副部長，兼桂林行營主任的，無論如何一定得答應屈就！決不能推辭！」

寒操十分為難地說：「恐怕不能從命，我現在仍是立法院祕書長，教我怎樣對孫先生交代？」

「現在抗戰到了最嚴重關頭，桂林那一戰區

的重要性你一定清楚，以你的才學和影響力，你可以在理論上替他們在軍隊，在青年們以及各種人民團體宣傳，也是代表中央向各方面打氣！加油！在軍事上也可以協助軍事長官們計劃作戰策略，也可以說作他們的軍師，我考慮過了，你實在是最適當的人選，沒有其他的人可以替代你，非你出任不可，請千萬不要推辭！孫先生方面我可以向他說明。」又朝着我說：

「嫂夫人你要多多幫忙勸駕！」

「沒有問題，祇要為抗戰，為國家出力，赴湯蹈火，一切犧牲在所不辭，寒操一定會盡力的。」我趕緊回答他。但是他們當時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的討論，仍未能完全決定，寒操最後說到家庭的問題。

「戰局越來越緊，我放下妻子兒女恐怕不十分妥當……」寒操為難地說。張部長馬上說：

「這請你盡管放心好了！我絕對負責全責。」

我笑著說：「部長，請別說得這樣輕鬆！別的我都不怕，祇怕我沒錢買米時，找到你，你可不要不接見！」

張部長大笑起來，他豪邁的說：

「嫂夫人你請放心！我聽說你吃二塊半錢一個月的伙食也津津有味吃了兩三年，那我怕什麼，為什麼不敢接見你？」我們三人都不禁大笑了起來，我看看錶說：「快十二點了，我們請部長到鎮上小吃一頓，回來再作決定吧！」午飯後回家路上他還不放心，問我們決定了沒有？我說：「祇要你記着，當我沒錢買米時去見你，你負責全責，我就替他答應你。」

「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好賢內助！」張部長這才欣然擺別，臨行囑寒操盡早走馬上任！

寒操委婉地向孫科院長辭去立法院秘書長職後，便積極準備赴桂林行營工作，人事方面他邀請數位老同事同行，如蕭次尹、司徒德等好幾個人，我一時記不清楚還有誰，他也表示希望我能同去，但那時兩個孩子都在重慶郊外山洞寄宿讀書，還有重慶市慰勞分會的工作，我是主任委員，我實在不放心走開，考慮的結果我還是留在重慶，他終於悵然單獨赴任去了。

這一段時期，他表現十分精采，我雖然未能陪伴着他，可是據跟隨左右的人後來告訴我，他日夜辛勞僕僕風塵地奔走於各戰區的駐軍營地，各種軍民的抗戰訓練團體，宣傳抗戰的大義，中央政府當局對軍民的關懷等等，每到一處，演講、寫字，忙個不停，如遇空襲，他總是不慌不忙，態度從容，令人佩服。有時遇有急事便坐着那種抗戰時的老爺車，在風高月黑的深夜裏，一高一低地馳奔於崎嶇險惡的山道上，同行者都驚得魂飛魄散，而他坐在車裏却總是安然地閉目靜坐，並不時安慰同車者安心勿驚自擾！所到之處，如遇有需他幫助的人，無論識與不識，貴賤貧富，均一視同仁，有求必應，偶遇稍有才華青年，更是立刻記下姓名備用。

做了一段時期，同重慶述職，最高當局命他出任宣傳部長。

### 辭中宣部長的原因

當他被任命為宣傳部長時，正是抗戰到了最

重要關頭，中外記者雲集，中共也正竭力在敵前敵後擴張各種勢力，在宣傳上更是不擇手段地歪曲事實，大事宣傳。加上更有太多的左傾份子，共黨外圍份子，沒有腦筋的淺薄份子無事找事地起鬨，那就可以想像得出他的工作是如何地艱鉅勞累的了，真是寢不安席。他辦事十分敏捷，一日十行。有時他會指着公事間工作人員，請他們指出要點，然而別人還未看到一半，他已先將重點一一指出。他以愛才如命出名，向不問識與不識，唯才是用。有日他讀中央日報社論甚為贊賞作者，即令部內人員查出姓名，知是一位青年名盧冠羣執筆，就說：此人甚具才華，中宣部主管宣傳，正需要此種人才，不久就將盧君延攬到中宣部任職。

當寒操任宣傳部約一年後，有一天早晨，我單獨一個人到孫公館看望孫夫人，正值她夫婦倆在用早餐，我也坐下和他倆共進早點，閒談中孫先生忽然對我說：「寒操連我發表的文章也加以修改。」言下有點不高興，我聽了也不高興就說：「大概是國內共產黨經常借題發揮，大作文章，國外的情形也十分複雜，而你是舉足輕重的人，寒操也對我說了他認為稍加更改一兩個字，比較更妥當，更慎重一些罷了。」我稍停又繼續說：「但如果您因此而不高興，我回去叫他立刻辭職。」說完，我站起來就告辭。

回到家裏，看到寒操，將情形告訴他，最後我說：「你已盡了心，盡了力，還得不到諒解，辭職算了。」

「好！我立刻就上辭呈。」

就這樣，第二天他就面謁最高當局請辭中宣部長，最高當局立刻慰留，但寒操辭意已決，再三懇辭，最高當局就說：「那麼調任海外部好了，華僑對抗戰中的祖國，也實在重要。」於是就發表他是海外部長，陳慶雲是副部長，可是寒操依然堅辭不就任，我問他為什麼不做海外部長？

「你實在可以為華僑多盡點力的，華僑一向對你印象很不錯，也十分愛戴你，你大可以借此機會在國內國外多多幫助他她們，這是一個可以替國家出力的機會啦。」

「妳不知道，政府這種搬位式的任用人方式，雖然用心良苦，但我也想給最高當局帶來很多的困擾。現正大敵當前，內部的祥和最重要，我考慮了很久，何不由我起帶頭作用，不再沿用這方式也免得最高當局為難不好嗎？」

「當然很好，我也不在乎你不做官，不過我有點擔心在交通工具缺乏的戰時首都，沒有一官半職，就沒有汽車，那就會很不方便了。」

「做人要有原則，不能捨本逐末，我是寧願走上天堂，不願乘車入地獄。至於你，我認為更不成問題。你不是有放着家裏的標城汽車不坐，寧願每次步行幾十里。放棄家裏漂亮洋房不住，去住破廟的良好記錄的嗎？」

### 堅持不就海外部長

「對我應該是全沒有問題，那是我教養院院長的身份，我除了與他們同甘共苦，以身作則，將他們教養成成人外，別無其他應酬，可是當我回到家裡，身份不同，階層也不同，我們經常要出席各大場合，大宴會要和各高級階層的人應酬



。我決不能穿着盛裝夾在全體汽車階級中步行數十里，就算你和我都不在乎，不介意，也會使與會的人們尷尬的，不是嗎？當然聽起來都會覺得十分可笑，為輛汽車而做官，我祇說說罷了，你認為對的，就照你的意思好了，我真的不在乎，我最多不出席任何大場面的宴會就是了。」

最後他當然仍堅持不就海外部部長之職，僵持了好一陣，才發表陳慶雲使海外部長。

當他辭去中宣部長，堅不就海外部長之後的空間，張治中部長在灌縣主持一個暑期訓練團，寒操當然是被邀請去主講的，我們就商議好在講完之後我就順便到峨眉小遊玩。

### 突接新命前往新疆

誰知在我們主講完畢正預備赴峨眉山之前一日，委員長蔣公的電報來了！囑立刻回重慶待命，我們當然停止赴峨眉山的計劃，立刻起程回重慶，路經夏斗寅先生夫婦家，順便下車入內拜訪，見得主人，主人殷勤留客多住一天才回重慶，但我們有命在身，不敢停留，我見他家內有隻鸚鵡十分可愛會說：「來客，倒茶」我就開玩笑說：「除非你把鸚鵡送給我」，主人立刻答應：「好！一言為定」，我和寒操趕緊說：「是開玩笑的，千萬不可當真！」等到我們飯後上車起程的時候，主人卻堅決將鳥放在我們的汽車上，使我十分不好意思，我祇好問她：「鸚鵡怕的是什麼？」主人答是「煙」因此寒操看見我在車上寶貝那鸚鵡的情形，嚇到連煙也不敢吸了。待到家後還做了一首打油詩詠我寶貝鸚鵡和他禁煙之苦情

形，我看了大笑並多謝他對我的體貼入微。

他抵重慶便往謁蔣委員長，原來委員長命他陪蔣夫人赴新疆，他的使命是說服盛世才入黨，如舉行紀念週，向黨國旗及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等儀式。因為盛世才態度不明朗。抵新疆後蔣夫人祇停留一天便離新疆留下寒操做完成工作。

蔣夫人是一位很傑出勇敢，智慧甚高的人。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被困西安，夫人聞訊立刻赴難到西安陪伴委員長，是全國皆知，也是全國人民所共仰佩的事件。

盛世才是出名殘暴多疑的人，十分難以測知他的意向。因此到新疆也確是一件冒險的任務！寒操固然是有責任為黨國冒險犯難去完成任務，而蔣夫人貴為元首夫人原沒有這種必要去冒險，可是夫人為了黨國也毅然前往，以表示最高當局的誠意。

臨去前寒操也希望我能同去，可惜我沒有蔣夫人那樣勇敢，我除了怕盛世才的兇暴外我還怕新疆的寒冷，據說冷到零下卅餘度內，可以冷掉鼻子和手、腳、指的，我說：「我不敢去，可是我一定在家中十分擔心你和盛世才那樣殘暴無人性的人相處的，你可要千萬小心，不要倚老賣老教訓別人！」

「我會的，我一定盡可能做到使你比較安心，如電報，和多寫信等等。」

### 電話來自遙遠地方

當他到了新疆，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在新疆打回來的長途電話，使我欣喜若狂，我也驚奇在

這樣遙遠的地方，抗戰期中也能通電話，我告訴他希望他常打電話給我！

盛世才據說為人除多疑善變外，還心狠手辣；十分殘暴無情，用最殘忍的手段將他的弟婦殺死，對部屬也十分嚴厲，每逢會議，與會人員均需將雙手放在桌面，宴會時所用之酒，均需在他視線之內開瓶，他自己的居室是加上重重深鎖，出入人員必要按照規定手續進行，不然殺無赦。而寒操却能在這種恐怖環境下，從容不懼地慢慢進行說服他入黨，最後總算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務，盛世才入黨了，也按時舉行紀念週及向黨國旗及國父遺像鞠躬了，寒操居然還敢向盛世才要求到新疆去說服那些回教領袖「阿訇」們呢。盛世才也答應了，他於是也到新疆一帶去了一週。

南疆一地十分遼闊，有各部落似的由各個回教「阿訇」主持，他們是規定不能向什麼遺像等鞠躬的，因此他們就當然不向黨國旗、國父遺像鞠躬，但到寒操離開南疆之日，所有南疆的阿訇們都向黨國旗及國父遺像鞠躬了。寒操是以「功成身退」的心情欣然乘專機飛回重慶，我是以他勇敢地以他最高的智慧完成艱險的任務為榮的心情等待着他的榮歸。他是乘專機而且是單獨一人回來，他就可以盡情地發展他喜歡購買東西的個性了，他買了所有新疆各種款式的衣物，如衣服、帽子、樂器、食品如哈密瓜、牛油等等各式各樣新奇物品滿載而同，當我們鄰居的朋友聞風而來看他，他就十分得意地快樂地將那些新奇的東西分贈給朋友，那愉快之情，難以形容，這是他生平最愉快的事：將他的東西分贈給朋友。